



费·丘耶夫 著

同莫洛托夫的 140次谈话

新 华 出 版 社

同莫洛托夫的

一百四十次谈话

费·丘耶夫 著

王南枝 孙润玉

李惠生 张道庆

贾志平 黄志 等译

唐捷 盛世良

方黎 盛世良 校

新华出版社

前 言

列宁和斯大林的战友莫洛托夫(1890—1986)在97个春秋的漫长生涯中,经历了1905年俄国革命和1917年二月革命,参与了十月革命的准备和领导,曾任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苏联人民委员会主席、苏联部长会议第一副主席和苏联外长等要职,熟悉苏联高层领导内情和内政外交的决策过程。由于种种原因,他生前没有写成回忆录。

原苏联作家丘耶夫在1969—1986年间,同莫洛托夫会见140次,通过提问勾起莫洛托夫对革命生涯的回忆,整理成《同莫洛托夫的140次谈话》一书。读者从中可以了解列宁、斯大林以及与他们同代的和他们身后的苏联党政领导人的政见、性格和轶事,苏共夺取政权前后的党内斗争,苏联新经济政策、工业化、农业集体化、肃反、卫国战争和战后建设的经验与教训,苏德条约、雅尔塔协定等苏联重要外交行动的内幕,以及莫洛托夫对苏联后期演变的担心和预感。

译者

一九九二年六月三十日

目 录

前 言	(1)
作者的话	(1)
国际事务	(15)
新地图	(15)
里宾特洛甫—莫洛托夫线	(20)
在柏林	(24)
送行的代价	(33)
力图推迟战争	(35)
斯大林是如何看待希特勒的	(50)
接见舒伦堡	(53)
斯大林是否惊慌失措了?	(59)
没有别的副主席	(62)
在前线	(64)
朱可夫、罗科索夫斯基，第三个是	(64)

谁,得想一想	(65)
同波克雷什金的谈话	(70)
斯大林的战后祝酒辞	(75)
长明火	(77)
盟国	(77)
在谈判时	(92)
杜鲁门打定主意要让人吃惊	(96)
冷战	(102)
战争赔偿	(104)
租借法案	(105)
马歇尔计划	(105)
两个最困难的国家	(107)
在世界范围内	(110)
可取,但不适时	(111)
有一点不明白	(112)
小市民观点	(113)
中央控制的外交	(114)
一个适于搞社会主义的国家	(120)
毛泽东伸了伸小拇指	(121)
当了资产阶级的朋友	(122)
博斯普鲁斯海峡,达达尼尔海峡	(123)
要论证很不容易	(125)

“我不是真正的外交家”	(126)
在西方面前脱下了裤子	(132)
外国活动家	(135)
恩斯特·台尔曼	(135)
库恩·贝拉	(136)
拉科西	(136)
哥穆尔卡	(136)
季米特洛夫	(137)
鲁特·菲舍尔	(138)
毛和周	(138)
多列士	(139)
蒙古领导人	(140)
哥特瓦尔德	(141)
维利·勃兰特	(141)
铁托	(141)
我向莫洛托夫转述的波皮沃达的谈话	(142)
“我们，维亚特卡人……”	(147)
家庭	(147)
成了布尔什维克	(155)
首次流放	(161)
到处都驱逐	(164)
创办《真理报》	(169)

布劳德、卡拉库尔奇、波捷欣	(175)
从二月到十月	(186)
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	(194)
“我了解他，是一位老布尔什维克……”	(201)
在列宁身边	(210)
作为政治局第一名候补委员	(210)
列宁把大家带进广阔天地	(214)
不认为自己是老布尔什维克	(216)
斯大林是怎样当上总书记的	(218)
领袖地位的觊觎者	(219)
谁更严厉些？	(222)
一切政权归苏维埃	(224)
契切林	(225)
您的目标是什么？	(227)
不是第一把手	(227)
“我建议悼念……”	(229)
奥尔忠尼启则为什么自杀？	(230)
“他把我们所有的人都留下了”	(233)
“您尽可能激烈地批驳”	(242)
无法忍受悄悄话	(244)
“共青团员！”	(246)
新经济政策——临时退却	(253)

同克鲁普斯卡娅的尴尬关系	(254)
加铅封的车厢	(258)
伊内莎	(259)
临时的,在一定阶段	(260)
“倒了书架的图书馆”	(264)
原谅谁,为什么原谅	(265)
“茶客”	(268)
“同一志一们!”	(268)
列宁在理论上的创新	(270)
列宁曾不满意	(271)
只有一次反对列宁	(273)
列宁给莫洛托夫写信	(273)
背离列宁	(274)
“你不知道,粮食是怎么长的”	(277)
卢那察尔斯基	(277)
有的要裤子,有的要皮鞋	(278)
世界观是知识分子提出的,但	(281)
立宪会议选举	(284)
“难懂些,但比较深刻”	(285)
“在我脑海里,列宁现在就跟活的一样”	(286)
古兰经和法国人	(288)
最后几年是复杂的	(289)

斯大林及其左右	(291)
“高加索的列宁”	(291)
亲自动笔	(296)
托派论调	(297)
阿利卢耶娃之死	(302)
后悔当时同意了	(306)
“对他，我很了解”	(308)
基督教堂	(320)
“让维亚切斯拉夫再干一段……”	(327)
“我们俄罗斯人……”	(329)
共产主义社会是什么样子？	(337)
功与过	(338)
关于宪法	(344)
在日常生活中	(351)
精疲力尽	(357)
“谎言大军在保卫真理……”	(360)
基洛夫	(365)
我们希望过点舒心日子	(375)
伏罗希洛夫	(378)
战友们	(385)
“三人帮”	(398)
赫鲁晓夫与 20 大	(417)

经济核算制	(442)
“多半是布哈林分子……”	(445)
集体化	(449)
征购粮食	(449)
饥饿的 1933 年	(452)
不能耽误	(453)
这不是前途	(457)
弗鲁姆金的信	(458)
取得了相当好、相当成功的结果	(460)
我们的力量还不够	(462)
关于镇压	(465)
“只要国家还存在……”	(465)
“如果领导发抖了……”	(469)
审判	(478)
人是各种各样的	(488)
“每次代表大会之后我都写……”	(506)
“怎样理解 1937 年?”	(510)
同戈洛瓦诺夫元帅谈话	(513)
“因为关得时间不长，说声谢谢吧”	(541)
“图波列夫们……”	(545)
“我为什么被停职?”	(551)
“波林娜活着!”	(561)

“从革命观点看”	(567)
“解散组织……”	(570)
什么是社会主义	(573)
首先	(573)
党纲在阻碍	(581)
和平共处	(589)
巩固制度	(593)
“我反对平静生活”	(603)
生活琐事和最后几次会见	(611)
谁能弄到风衣?	(611)
工资和养老金	(612)
“宝岛”	(615)
“贵宾还没上车!”	(616)
在向阳小屋	(617)
飞行员	(620)
马姆拉卡特	(623)
两个冷门	(624)
恢复党籍	(628)
活得过这一年	(634)
还不够在行	(643)
“一定要上我这儿来跟我说说!”	(652)
“第 140 次”	(654)

作者的话

……我乘电气火车从白俄罗斯车站出发。在我的对面，坐着一个小孩。他在布满了水蒸气的车窗玻璃上画着一串数字，似乎在猜想自己在这个世界上究竟能活多少年，虽然他本人未必意识到了这一点。不知为什么，我突发奇想：这男孩将于2060年逝世。现在他大约12岁。今后我不会再遇到他，即使是遇上了，也不可能认出他来，他对我也是一样。然而他注定要比我知道得多许多。对于那些今天令我焦虑不安的事，对于那些很久以来我就想一吐为快的事，他都将很清楚，很明白，而且处之泰然。我要努力做到“既不怜惜，又不愤怒”。

我5岁时就学会了识字。家里只有政治书籍和《真理报》。很早，我就对政治发生了兴趣，其后，又热衷于历史。这兴趣保持了很久。可能正因如此，我一生中曾与许多著名的政治家、国务活动家、军事将领以及学者、英雄们会过面。在我的记忆和日记中，有许多个性鲜明的人物在熠熠生辉，如亚·叶·戈洛瓦诺夫元帅、格·康·朱可夫元帅、尼·格·库兹涅佐夫海军元帅，国务活动家基·特·马祖罗夫、科学院院士亚·亚·米库林、谢·康·图曼斯基、阿·米·柳利卡、飞机设计师亚·谢·雅科夫列夫、亚·亚·阿尔汉格爾斯基、飞行员米·米·格罗莫夫、米·

瓦·沃多皮亚诺夫、亚·伊·波克雷什金等许许多多的人。关于他们之中的每一个，都可以写一部书。

在我记忆中的这一系列人物里，维亚切斯拉夫·米哈伊洛维奇·莫洛托夫占有特殊的地位。在他生命的最后 17 年里（1969—1986），我经常与他见面。我们一共进行过 140 次谈话，都有极为详细的记录，平均每次持续 4—5 小时。不管人们如何看待莫洛托夫，他的意见是具有权威性的，因为他的一生都与国家的历史息息相关。他曾同列宁一起工作，曾是负责准备十月革命武装起义的彼得格勒军事革命委员会的成员，在伟大卫国战争中，曾任全国国防委员会副主席，在党和政府中屡任要职，负责我国的外交政策，他几乎曾与 20 世纪所有最著名的人物打过交道。

他的见解是客观的，在许多方面都与目前被当作真理而加以宣扬和肯定的东西截然不同。然而 17 年的经常交往，使我有可能对这位从青年时代起就献身于自己的理想的人，进行某种程度上的研究。毫无疑问，他所讲给我听的许多事，都仅有他自己知道，现在很难去检查和验证了。因此，我将尽量引用他本人的原话，而不去加以评论。我同莫洛托夫谈话的话题十分广泛，涉及十月革命后我国历史中最为紧张的一些时刻。本书是我同莫洛托夫会见的简要介绍，是有关我俩谈话的日记式记录。这里是我记下的“有关莫洛托夫的日记”中的一小部分，共占 5000 页打字纸。是的，这些年来我一直在为此记着一本专门的日记，其中详尽地记下了每一次谈话的内容以及他所表达的每一个意见。而在以后的会见中，又把不太清楚的问题重新向他提出来，加以澄清……

这本书的内容，不是莫洛托夫的回忆录，而是活生生的谈话。莫洛托夫是在讲述，而不是口述。要把他的一些意见和看法“挤出来”，并非易事，特别是在我们相识的初期。有些事，莫洛托夫

始终不肯披露。我只好在5年、10年、15年以后再旧话重提……

他对事件的看法始终一致，他本人就是自己言论的检察官。尽管我不断地变化着提问的角度，但他回答问题的口径始终如一。因此本书中每一段谈话的后面，往往注有好几个日期。

每次去拜访他，都要进行很好的准备。对自己所要提的问题，必须有所了解，并清楚有关的文件。还有一点：尽管我在长时间内曾经与他多次会面，但是每一次我都不曾忘记，自己的对话者是莫洛托夫。

……他回答问题时，那种令人羡慕的快速反应，常使我感到吃惊。在谈话开始时，一般他都讲得很少，更多的是听我讲，并向我提问。而在谈话的后半部，他就开始讲了，都是些在任何别的地方和从任何别人那里所不可能听到的事。此时他的面颊就会开始发红，眯起的双眼就会像少年一样闪烁着光芒。

讲着讲着，莫洛托夫有时会轻微地结巴起来，似乎对那些遥远事件的回忆使他激动不已。他一般不是在辅音字母上结巴，而是两三次地重复同一个字的第一音节，或者重复整个词，如果此词是单音节词的话。他颇有幽默感，然而据我观察，他并不喜欢讲笑话，虽然有时也讲一些。对于诗歌，他很能体会，会背诵许多民间歌谣和伏尔加一带的歌曲。一眼看去，他可能显得有些枯燥，然而他很会同各种水平和各种文化程度的人打交道。

在同他交谈的时候，我不由自主地要注意自己的思路和言谈，尽量遵守交谈的规矩：讲话简短、紧凑。他和他的导师们都极不喜欢长篇大论。莫洛托夫在措词方面十分严谨，有时对极小的细节也很挑剔。谈话中，他喜欢刨根问底，坚持己见，相当有逻辑性。关于自己，他讲得很少。

“您曾坐过沙俄帝国的所有监狱？”

“坐过所有主要的监狱。”他立刻更正得更准确一些。

1985 年我撰写了一篇关于莫洛托夫的特写。他看过后，大体上表示同意，只提出了很少一点意见。这篇东西我起初是送给《真理报》的，可那儿的人告诉我，他们不发表有关曾在该报工作过的人的材料。确实，1912 年 4 月 22 日莫洛托夫曾经参加过《真理报》第一期的编辑出版工作。

他明白，我要写一本关于他的书。他本人并未留下回忆录。“谁说过些什么，谁朝哪个方向啐过唾沫——这些我都不感兴趣……列宁没写过回忆录，斯大林也没写过。有人说看见过我写的书。我写的不是回忆录，而是关于社会主义的书，写什么是社会主义，回答农民们提出的问题：‘它对俺们有啥用？’”

当时我无从知道，我和他究竟能见多少次面。当我们开始频繁地会见时，有时我想：这也许是我最后一次见他。要知道，1969 年我首次登门拜访莫洛托夫时，他已是快满 80 岁的人了。他中等个头，挺结实，宽大的额头显得有些固执，一双炯炯有神的眼睛并未因岁月的流逝而变得暗淡无光。他的胡子硬邦邦，白苍苍。在他那个时代，全体政治局委员都留胡子。

我们的会见是怎样进行的呢？一般是我到他的住所——茹科夫卡别墅去找他。他总是很亲切地，以一种家庭的方式在前厅里迎接我。

“谁呀？是费利克斯同志来了么？”

我们一起坐在桌边，一起午餐，一起去林间散步。（他说：“我曾为苏联人民委员会主席，就连我也会遭窃听。走吧，咱们去散散步……”）在我们头几次会见时，他讲话很少，回答问题很谨慎，就像他对待不大熟悉的客人们那样。越往后，他的话就越多。

首先引人注意的是，他的谦逊、认真和节俭。他总是力图杜

绝一切浪费现象。比如，在没有人的房间中，不让电灯白白地亮着。他的衣物都用得十分节省；当时他穿戴的仍然是他在政府工作时所穿戴的帽子和大衣，这从旧时的照片上可以看出。在家中，他总穿着一件厚实的咖啡色衬衣，衣襟散在长裤外面。只有在节日才穿起他的灰色西装，打上一条深色的领带。

我第一次见到莫洛托夫，是在1955年。那时我还是个少先队员，我是在“阿尔捷克”夏令营^①成立30周年的庆典上见到他的，当时这个夏令营是以莫洛托夫命名的。我实在没有想到，许多年以后我会在莫斯科生活，友人会把我带到格拉诺夫斯基大街来拜访这位人物。那次在家庭气氛中与他重逢时，莫洛托夫已经退休了，而且被开除出党。然而他仍然精神矍铄，充满着乐观精神。看来他已读过我所写的那些曾招来许多批评的诗作。

一直到生命的终结，他始终保持着极好的记忆力。我也尽力把一切都记录下来，开始我并没有做笔记的计划，只是想把这些记录按题目分成若干章，但结果只能大体上做到这一点，因为很多内容都是相互交织在一起的。我也想不出好的办法，如何从一大堆材料中挑选出读者可能感兴趣的東西来，而无损于材料的真实性。

从我的5000页日记中选出不超过700页的材料来……这将是一本很不一般的书。我再说一遍，这不是莫洛托夫的回忆录，因为这里所涉及的许多事都是他以极信任的态度对我讲的。即便是当时莫洛托夫本人写回忆录，也不见得会把这些事都一一写进去。

我不是按时间顺序把这些谈话记录编排起来的，而是尽我所

^① “阿尔捷克”是前苏联有名的少先队员夏令营，位于克里米亚半岛，黑海之滨。
(本书的脚注均为译者注)